

[浮世逸草]

海南的夏天

■ 方宝文

我生于海南这块热土,长于海南这块热土,这么多年来我真正感受到了海南夏天的滋味。海南的夏天来得早。

先行迎夏的是那些有心计的农村妇女。现代科学技术发达,海南有了插秧机,很多妇女不再深入田间插秧了,有了脱谷机不再费力脱谷子了。过去种菜必须挑着水桶,它重重地压在肩上汗水如油滴落,可现在有了高压水龙头,就不需要挑水桶了。海南农村妇女闲着,夏天海风渐起,在树荫下,大姑娘小媳妇就三两两凑在一起东家葫芦西家瓢,天南海北扯个不停。有时说着,感到凉爽极了,有妇女按捺不住,口里甜甜喊出“真是爽”,真是空调比不上。有些妇女家盖上了大楼,房子皆装空调,可她们不愿意在房子里开着空调消暑,而宁愿到树荫下纳凉。此时惬意从心里溢出来,挂在脸上,看上去就灿烂多了。

夏天,当海风吹来的时候,海南人心里是激动的。中部绵延的山脉高高的峭壁如同铜墙铁壁,从海边吹来的风到此“脚忙手乱”,然后变得丝丝缕缕。于是树尾摇摆,再放出“风”来。这“风”温柔和沁,沁人心脾,人们的脸上堆起了恬适的微笑。

居在城里的人闲暇时,在树底下活动活动筋骨,或推开棋盘杀将起来。路过树边时,倘若树荫下有熟人见到你,便问:去哪里?有急事吗?没急事就先在树荫下纳凉吧。声音带着甜润。

五月底,海南夏天最炎热时刻到了,娃们就有些骚动不安。农村的年轻妇女抱起娃们在树底下纳凉消暑,城里呢,打开电风扇或开空调机了,可电风扇或空调机开的不能大,因为是娃娃,怕吹得承受不了,甚或导致娃们出现安全事故。社会发展了,海南城里人避暑的最好方法是打开空调机,而乡下农村并非都这样,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是到树荫下消暑,感到比开着空调机凉爽。海风一吹,树尾晃动,“风”就来了,温馨。从整个心胸荡漾出来,“空调比不上自然风”已成为海南农村纳凉时的口头禅。

海南的夏天一到,闲着的人们喜欢喝茶,要喝的茶并非名贵才喝,普通的茶更是“常客”了。在海南农村,人们喝茶最喜欢的去处并不在大酒店或茶艺馆,而是在树荫下。其一,省钱;其二,爽快。岛西南沿海有一个名叫“利国”的镇子,镇子上的小街就有很多大榕树,是人工植的,据说是利国人自发植的,一是用于绿化环境;二是用于纳凉。每年夏季众人在这些大榕树下喝茶纳凉,天南地北聊起来,许多生意也在茶桌上做成,陌生人变成了朋友。多年了,于是这一“风景”便走进童话。

与全国“三大火炉”(武汉、重庆、南京)相比,海南的夏暑“略逊一筹”,海南的热是有海风的,所以不是“闷热”,而三大火炉因没有海风,所以是闷热的。我到过重庆,重庆的夏天煮在火锅里,既烫且闷,让人汗流浹背,人如同进入“蒸笼”,实在叫人难受。虽有很多树,可树不动,“风”不吹,重庆人因此开着空调机或电风扇或手摇着纸扇子扇风。如果离家在外边时便摇摆着纸扇子纳凉。如有客人来到主人家,主人开着空调或电风扇,或递给客人纸扇子扇风,是待客不可缺少的礼数。在海南,特别是农村,如有客人来,主人不愿请进他的堂屋,享受空调,而是让客人在庭院子里树荫底下坐,“慢条斯理”泡茶,让海风吹动树尾,梳理一下客人的“心情”,丝丝凉意从心底涌动。在庭院里的树荫下泡茶纳凉并不是海南农村人古板,花不起百几十元在星级宾馆酒店泡茶吹空调纳凉,滞后于生活新潮,实在是芥木辣椒,各有所好。

夏天,海南农村人换上短袖衬衫,年轻的姑娘着彩裙,像树叶一起翩翩起舞,更多的男人脱光衣服,袒露上身。海南夏天虽然炎热,但人们本能地找到了避暑的各种方法。三亚是海南夏天最能找到的地方之一。海南人在这座美丽城市因为怕“煞风景”,谁也不愿意脱光上衣,裸露上身。倘若脱光上衣,裸露上身,会有人骂你“不文明”。三亚人闲时喜欢在居民小区的树荫底下或在街道旁的树荫下纳凉消暑。三亚靠海,下午六点阳光弱了,风很细,很均匀,海风资源丰富,这时上班族就会步行来到海边散步纳凉,感到津凉有味。从东北三省飞来的“候鸟”到三亚过冬,春暖了他们就飞走了,他们感受不了海南的夏天,海南的夏天究竟是个什么味道,他们或许全然不知。其实我更希望东北“候鸟”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多些流连,感受一下海南的夏天,在这方山水这方天空这方树林与海风之间感受几许温馨,感受春天与冬天之间某种可以联想的东西。

在海南这个盛夏的季节,我只能这样写下我的感受,我无法告诉你我所看到的一切,我正努力记录我的心境,寻找海南夏天的和煦之美。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与建设,我们更注重保护自然保护生态。

海南的夏天与生俱来炎热,但我们保护好海防林,保护好海滩,多种一棵树,海南夏天的炎热就会变卦为更温暖和煦,海南的夏天会打扮得更加美丽。

广州又叫花城,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花多,花好,更是因为这里有过年“行花街”的习俗。大年三十的晚上,吃过年夜饭之后,我们这些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的外地人,放弃了窝在屋里围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惯例,像广州人一样去“行花街”。

在外地人来看,行花街,不就是逛花卉市场嘛,但是对广州人来说,一个行字,远不是逛那么简单,一条花街,远不是花卉市场的同义词。要不,购物城一样的花卉市场在广州太多的是,为什么还要有花街呢?花卉市场天天有,为什么偏偏还要在过年的时候再来一个花街呢?没有在广州度过春节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广州人过年不到花卉市场去买花;没有在广州行花街,很难想象,行花街对广州人意味着什么。

大年三十,细雨蒙蒙的晚上,我们这些从海的对岸过来的外地人,像广州人一样去“行花街”。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和明亮如柱的路灯,把节日的夜照成一片灯光的海洋,细雨落在身上不湿衣,只在灯光中飞舞,显得比实际下得更大多一些,更像是飘舞的雪花,飘在脸上,带来一丝丝凉意。有人把双

[旅游岛]

老爷海

■ 郑立坚

初夏,我们来到老爷海的海口站,站在山峰上遥望老爷海,它似一个巨大的月牙落在青山村落间,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老爷海周边风光旖旎,物产丰饶,四季如春,花香鸟语。从进海水口处乘船而下,北岸群山延绵,树木苍笼。岭脚下椰子树迎风扬叶,棕榈树一行行环绕着山岗,橡胶树一簇簇。岭腰有几个巨石耸立在绿树中,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特别显目;南岸的神州半岛开发区机器轰鸣,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耸立在水山之间,一座雄伟壮观、建筑独特的新城正在崛起。岸边的红树林枝繁叶茂,叶子肥厚宽大,树根如一条条木桩插入水中,形成一条狭长的绿色长廊。一群白鹭在红树林边飞翔觅食,有的飞落在茂密的树枝丛中,张着长脖子注视着水中的动静。一些小鸟飞绕在树枝间,“啾啾”地鸣叫着。

我们的小船在清漪的水面上行驶,机器的轰鸣声和船头犁起的浪花,惊动了水中的鱼儿,一群群鲢鱼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扎进水里,向前飞腾,很是好看。小船行在岸边时,清澈的水底下一

群群若如星辰般的鱼儿闪一下一个样子,变得千姿百态,让你眼花缭乱,兴奋不已。几只白海鸥鸟在水面上自由飞翔,有时冲至水面,有时飞向高空,时而发出“奥奥奥”的鸣叫声,给这漪澜的海面增添了一种韵律。一个头戴者竹笠的渔民站在半腰的水中撒网捕鱼,他收起细细的渔网,网上挂着一条罗非鱼和几条鲢鱼,便将鱼摘下放进鱼篓里,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几个礁石上坐着3个身穿白色服装的垂钓者,他们从头部脚都被这种特制防晒衣服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犹如太空人降临此地,慢慢悠悠地抛钓。一会儿,一个垂钓者钓到一条1公斤重的石斑鱼,那石斑鱼在挣扎,鱼杆在摇晃,吊得鱼杆弯弯的。

船在水中行,鱼在水面飞,海鸭在水中游,青山绿林在水中移动,不觉小船已驶至风豪桥。风豪桥有新旧两座,一座是上个世纪建的,一座是新建的。新建的风豪桥也称为“东桥”,东桥长200多米,共有9个桥拱,中间两个拱很高,可以通过大船。大桥雄伟壮观,一桥飞架南北,将半岛和北端陆地连在一起,成为开发神

州半岛的重要枢纽。

船驶过大桥,我看见海面上飘浮着一个个矿泉水瓶,感到奇怪。东溪镇新华村委会踏头村民陈亚宁说,这是潜入水底抓螺的人设置的浮标,示意人们有人在这里的水底抓螺,行船要靠近一点,以免伤害水人。

我们的船驶近北岸的湾仔头村、新村和龙宝村,绿树新房在海水的荡漾中更加靓丽。龙宝村对面的南岸岭脚下,生长着四季翠绿的红树林,宛如一条环绕山岭的绿带,繁茂的枝叶和奇石簇拥着,互相映衬,呈现出繁茂碧深的效果。

一位渔民划着一只小船向南岸驶去,船上坐着两个孩子,坐在船头的那个孩子手中抓着一只风筝,那只小风筝在空中越飞越高,坐在船中央的孩子笑嘻嘻地望着风筝拍掌欢笑。

在龙宝村边临时搭建的木板桥处,海面狭窄,水流湍急,我们过了木板桥,老爷海的水面逐渐开阔起来,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矗立着三峰并连的牛鹿岭。

牛鹿岭南临大海,北濒老爷海,它处在海水的包围之中,形成两面是海,两面

是岸,海中有岭,岭中有海的景观,被人们称为“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和“神仙岭”。

小船绕过一个湾,驶近海尾,海面上飘浮着几十行竹排,约有百米长,竹排吊着一支支绳线,绳线上吸附着海螺,看得出这是人工养殖螺竹排。我翘首远眺,乐南村黏贴在海与海之间,一间规模不小的洋楼十分夺目,它在烟波浩渺的大海边尽显姿色,十多里远都能欣赏到它的容颜。

游完了老爷海,那山那树那花那草那鱼群那岩石……令我赞叹不已,而让我感到神奇的是老爷海的水,那水有时候向东流,有时候又向西流。我上次到老爷海看到水是向东流的,今天的水是向西流的,时隔仅8天,就观赏到它神奇的一面。这水清得让人看到水底下的鱼儿在游戈,它柔软得让人的肌肤麻木,它透明得让人仿佛走在玻璃上。

夕阳中,老爷海的水面闪烁着斑斑驳驳的金光,一只打渔的小船靠岸,打渔的人是一对夫妻,这次出海就捕到10多公斤的白翅鱼,可赚到300多元,老俩口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诗页]

海南拾趣

■ 阿 福

天灯

与星星月亮约会, 让天地之间有一条闪光的走廓。

拦路酒

只要心是真诚的,任何酒都拦不住。

情思集

■ 王贵荣

墓碑

墓碑是一个人倒下去
精神还在站立的标志
碑前的小草读懂它
所以新绿年年

布隆闰

脱离父母视线,走向爱情战线。

咬手定情

爱情的烙印从牙开始。

跳月

月下的一次心跳, 都是爱情敲响的音符。

水烟筒

水能载舰也能覆舰。

斗笠

与太阳同步,与风雨同行,与主人同归。

火山与小溪

火山积聚了亿万斯年的岩浆
爆发时地动天惊
而从亘古流来的小溪
总是沉迷于默默无言

树

没有落花遍地
就没有果子满枝
树以大胆的抛弃
保持蓬勃生机

这晚他同样没有早退之意,他随手弹了一下烟灰,眉毛一挑,随口谈起远在四川老家的父母。父母年迈,如老灯弱光,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虽然还有两个姐姐嫁在附近,可以时不时回来尽孝,但是父亲或母亲一旦生病住院,要他千里迢迢赶回去,耗了很多时间不说,又误事又贴路费,一年到头再算账,他的小饭店就没什么赚头了。

谈话到这里,他摇头,再摇头,气氛确实有点沉重。照我的理解,他夫妻打工挣不到什么钱,独自做生意又是惨淡经营,已没有可望可即的变数和前途,倒不如回老家去,还能时时供奉高堂父母。

想不到,提及回家,他更是摇头。他说自己种庄稼的地全被征用了,剩下不到亩亩地已租给别人种果树。没有地种了,自己回家去还能做什么?除非自己愿意过得过去坐吃山空。

这时电视上正播放着魔术节目,他眼愣愣地看得津津有味,看毕,他笑着说,如果他有点点成金或隔墙取物的本领就好了,那样他就会马上变成有钱人,就能在城市里买房买车,就能将父母接来享享清福,傍晚父母还可以像城里老人那样跳舞做操。

听罢,他又笑笑。我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又看看他蓬乱的头发,胸腔里竟有丝缕挥之不去的心酸和忧虑。

送他出门的时候,他却不让我再送下楼梯,他的身影很快在楼梯的拐角处消失了。我一个人怔怔站在门口,听咚咚的脚步一点一点远去,直至这一线脚步声在城市的深夜,轻得像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人生况味]

回家太难

——城市笔记

■ 莫晓鸣

这一晚,他又在我的客厅里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我不抽烟,也极少在家里独自喝茶,只有他时不时叩门来访,我闲着的烟灰缸和茶具才锃亮登场。在这些家居不轻易示人的城市,他是我不多的几个会随时随意登门的朋友之一,常常来无约去无影。

世间的相识,有太多的机缘巧合,我与他的相识也是在不经意之中——去年夏天多雨,我冒雨到他的小食店吃饭,吃毕雨歇,我竟将雨伞忘在他的店里。晚上我再取时,他笑哈哈地从收银台将雨伞拿出,递伞又递烟,一脸的憨厚热情,一嘴的呲牙咧嘴。当他听说我也经营着一家小饭店,便一时怔住,半张着口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随即吱吱呀呀一阵,马上紧握我的双手视为同道,然后索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当今时世很流行一个新词,叫“失地农民”,他便是一个来自四川的失地农民。据他说,他那个仅有几百人的村子在县城附近,五年前村里大部分农田被征用,最初忙前忙后的乡干部说要建工厂,村民们都可以穿着鞋袜手脚干净做工,按月醃口水领工资。不久果然盖起行列列的厂房,远远望去,崭新的白色厂房似乎比他的村子还大。但是在村民们的翘首等候

中,却始终没有大型机器的隆隆声。

那时村民志得意满地捏着征地款,风风光光。每天傍晚,许多院子都不约而同传出喝酒猜拳声,村口的肉铺也由一家增加到两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购置了象征脱贫致富的摩托车。村里一些衣衫光鲜头发油亮的小年轻,在村道将摩托开得风驰电掣,威风凛凛,那时他们出手宽绰,恋爱很容易谈成,并且有足够的底气频繁换女友。

他就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征地运动中,凭着口袋股金,毫不费劲就将邻村一个女孩拿下,然后结婚生女。当时他就同父母商量过,用这笔钱去做生意,这样就可以挣钱,钱滚钱,但看到村里大部分致富后出门做生意的人,纷纷哭丧着脸血本无归,他就不敢再提生意之事。想想也是,一个世代居住农村的人,憨厚有余,灵敏不足,对付房前屋后的猫狗狗狗尚还可以,哪能对付得了生意场上瞬息万变的险恶风云?

夫妻俩先去了东莞,又去了深圳,去年初春才水陆兼程辗转来海口。不管是东莞还是深圳,他俩只能一头钻进工厂,每天在工业流水线上重复着自己简单而乏味的工作。累倒是不累,只是除了能看到每月的新水,在哈欠连天中却永远看

不到自己的任何前途。他携妻奔赴海口,是一个老乡经营多年的川菜馆要让他接手。

一个在城市里自轻自贱躲躲闪闪的农民,如何懂得这些?生意当然不会做得风生水起顾客盈门。相反,却是一会某个服务员闹着提工资,一会厨师恐吓着要辞职,或者某位顾客拍砖嫌菜有难以入口,某位嫌端上来的米饭是劣质大米……事无巨细,是非曲直,往往害得他夫妻晚上一身疲惫回到家里,还要大瞪眼小眼,还要互相埋怨互相怄气。

这一次,厨师提出要请假一天,回海南乡下参加弟弟的婚礼,又一次恐吓他不批准就立刻辞职。他咬咬牙,黑着一张脸妥协了。店是小店,只有一位厨师,厨师一走只能关门歇业。也就是这一天晚上下,他又来到我家,端着一杯茶喝了又喝,他长吁短叹了一番之后,言谈中竟羡慕起我来。确实,我比他幸运。对于海口,我也是外乡人,但可以这样说,我已在这座目冷酷的城市站稳脚了,甚至可以装模作样当主人了,我很快就懂得讨好这座城市,渐渐与这座城市日久生情,渐渐融入陌生而体面的生活方式,渐渐熟悉这里的众多巷道、众多街心公园和店铺,还有暗地里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子……

[展痕处处]

广州行花街

■ 傅 扬

手伸向黑暗的天空,去承接更多的雨水,往脸上抹,这就像北方的雨,在雪地上捧起一捧雪朝脸上搓一样,过年的快乐,在北方的雪中和在南方的雨中,看来都是一样的。

对于广州人来说,不行花街,不像是过年。这就像不放鞭炮,不成为过年一样。现在,好多城市都禁了鞭炮,城里人已经很难找到过年的感觉。惟有广州人有福气,他们没有了鞭炮,还有花街,花街是过年的符号,忙忙碌碌的人们很多都是看到了花街的棚子又当街搭起来了,才记起来春节就要到了,年就要来了。花街让广州人突然记起了一年一度的节日,也让广州人暂时忘记了一年四季的辛劳。这就是花街,没有理由不一

年一次在最繁华的街道上张灯结彩搭搭起来,又在除夕的当晚一夜之间拆除得无影无踪。广州人的花街和节日的鞭炮与焰火一样,在最热闹的时候以最美丽的方式显现,在最高潮的时候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之中,不给美丽留下残败的印象,不给快乐留下寒冷的阴影。

大年三十,流光溢彩的夜晚,我们汇入浩浩荡荡的人流,跟着广州人一道去“行花街”。十里花街上,人比花多,花随人动,人潮花涌,每一个人都像是用花装扮过一番的样子,每一个人就是一朵流动的花,一束会笑的花。花样般灿烂的孩子们蹦蹦跳跳摇着花,花样般从容的老人们手里拎着花,花样

般绽放的青年人兴奋地举着花,花样般俏丽的少女们头上戴着花。花的幽香弥漫在灯光辉煌的夜晚中,洋溢在每一个人快乐的笑脸上,从每一个人的身上幸福地散发出来,与花街的夜、花街的灯、花街的欢歌笑语融为一体。

花街上的人,是一种幸福快乐的潮流,人们到花街来,与其说是为了买花而来,倒不如说是为了看花而来;与其说是为了看花而来,倒不如说是为了“游花”而来,这是一场花花绿绿的过年化装舞会,是一场浩浩荡荡的花的迎春游行。

行走在花街上的人都懂得,花街上的花,是广州人过年的节日语言,人们用花叙

说过年的快乐,传递美好的情谊,表达爱的心情,互致节日的问候。每一种花都是一种祝福,都是一种希望,都是一种寄托,都是一种追求。广州话中“红桃”与“鸿图”同音,一束桃花不仅辟邪,还象征事业发达,寓意“大展鸿图”,年轻人则更喜欢用桃花预示爱情如意;一盆金橘不仅大吉大利,更意味着子孙满堂;一枝吊钟花不仅美艳美丽,更象征财源滚滚,所谓“金钟一响,黄金万两”,广州的女孩子尤其喜欢买吊钟花,据说女孩子在家中摆上吊钟花,就可以早点出嫁。

走在“行花街”的游行队伍中,随着花的潮流不自觉地朝前涌动,完全没有了时间的意识。春天的迎春花,夏天的睡莲和丁香,秋天的桂花和红梅,晚冬的玉兰……一年四季的鲜花都集中在这除夕之夜绽放,走过这一条十里花街,犹如穿行在一年四季之中,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徜徉在“行花街”人流中,身边是年轻的父母用婴儿车推着熟睡的孩子,身边是高高地骑在父亲肩背上的骄傲的小女孩,身边是男子汉一般牵着妈妈的手的小男孩,身边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团队,身边是相拥而行的

[心窗小语]

留一声“嘀嗒”给自己

■ 蒋玉成

去年夏天,在丽江古城第一次听到《嘀嗒》,就爱上了这首根据云南小调创作的歌曲。最近一口气看完《北京爱情故事》,剧中多次响起那首《嘀嗒》,荡气回肠,饱含淡淡忧伤的歌声再次勾起了我对丽江的点点回忆。“嘀嗒嘀嗒,嘀嗒嘀嗒,时针它不停在转动;嘀嗒嘀嗒,嘀嗒嘀嗒,雨它拍打着水花……”走在丽江光滑洁净的石板路上,迷失在一个又一个悠闲宁静的客栈间,潺潺溪水从雪山积雪融化而来,清冽雅韵,婉约灵秀。曲径通幽处,不时传出的嘀嗒声声,宁静着一颗浮躁的心灵,安放着一段恬然的时光。

这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简单的线条,洁净明快的格调,完全手工建造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无处不在的小桥流水人家,随处可见丝丝竹渐渐,水车悠悠,青苔铺满小巷,花鸟虫鱼,曲水流觞,诉说着一份拿得起放得下的醇厚情愫。

丽江的悠闲、宁静和古朴,远离了闹市与纤尘,自有一种放逐的味道,这正是吸引大多数数人前往的原因。而《嘀嗒》正是迎合了丽江的这种特质——放逐悲伤,放逐沉重,追求简朴,追求自然。当漫步在丽江的行人听到《嘀嗒》的时候,心中自有一份惬意,找回一份真我。或许古城的店主们也是这么想的吧,使得《嘀嗒》一下子变成了丽江的“背景音乐”,填满了古镇的大街小巷。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慢慢走,欣赏啊》,文中说阿尔卑斯山谷有一条汽车道,两旁风景如画,路上插着一块十分醒目的提示牌:“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行色匆匆的游人,学会放慢脚步,别忘了静享沿途的美景。《浮士德》中有一句经典的话: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也许我们真的不必在乎目的地,而应学会在乎沿途的风景和享受看风景的心情。

一直过着校园清静与世不争的生活,迎来送往一批批莘莘学子,梦想成真,春华秋实,总以为这就是幸福了,以为虽不能尽享尘世美好,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清欢,也算是一种境界了。木棉花开的日子,在不经意间就跨过了春天的门槛,一转身就挨着初夏了。每每在这个时候,脑海里便有嘀嗒声响起,它如同岁月的罗盘,深刻在青春的行板上。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放慢脚步,怀揣一颗纯净的童心,慢慢走,细细品、静静思,只有当我们浮尘濯尽,水净心宁,才会发现那些深藏于生活中的风景,生命也才会越发令人感到奢侈和眷恋。

生活本该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简单舒畅。遥想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塞,悠悠的岁月里,漫卷的黄沙又何曾歇息过?在我看来,人活着,不过是在与时间赛跑,不过是在体验一场悲欢离合的游戏而已。生命无休止的循环,从一个圈里跳出来,其实又陷入另一个沼泽;试图去冲破时间的牢笼,反而滴答声步步逼近,那些名利浮华,无不在羁绊着你。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当你蓦然回首,所有的过往已然定格。绿水经年,往事如烟,不必考虑太多,不必瞻前顾后,也不必计较得失,尽情享受生命的恩赐,感激每一份姗姗来迟的恬静,还有一份慢下来的淡定。

我们需要的生活,其实比想像的要简单得多,所谓“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七尺”。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追逐,没有什么不能停下的疾驰。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小小的一隅,简单而宁静,可以放松自己;我们需要一段留给自己的时间,想一些事情,过去的或者未来的。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一杯香茗,发一会儿呆,便觉得无限美好。

这些年,走过许多路,阅过一些人,遇过一些事,知道了什么是生命的起伏与坎坷,贫穷与无奈后,便开始放慢人生的脚步,腾出一些时间给自己思考与感恩。于是,原本追逐风光与沉醉生活的自己,慢慢开始转变,会起早看初升的太阳,感受阳光的和煦;会为一朵花感动,为一首歌忧伤,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步履蹒跚的老人感慨,为欢快乐活的孩子傻笑,为生活中每一缕微弱的光芒自豪。读懂了在对的时间,邂逅花未眠的美丽;在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和另一个有着生命之初那份纯真的自己重逢,宠辱不惊,那便是人生的极致。

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缓慢》,在那里能找到随处可见的悠闲,同时也找到随处可见的幸福。是那种缓慢的感觉,那种没有功利纠缠,没有尘嚣浮动的悠闲。昆德拉的叙事节奏也是那种沉缓,优美得令人晕眩的节奏。一切美丽都是在缓慢中展开,在缓慢中沉淀,又在缓慢中永存。一个抒情时代就这样而来,并延伸着这个时代的呼唤与震撼。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寂寞的夜和谁说话?在时间的河流上,谁又能做到语罢世今生?人生,水里来,火里去,当岁月化为一缕轻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洗净心灵,轻装上阵,整理好心情再出发,因为嘀嗒嘀嗒中,还会有人把你牵挂。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是,留一声“嘀嗒”给自己。

年轻恋人,身边是相携而行的老年伴侣……你会感觉到,全广州的人都来行花街了,你会惊奇地发现,好像广州人的一生,都是在花街上走过来的。

这是一条流淌了千百年广州岁月的花街,这是一条流淌着广州人一生记忆的花街。当一个人的记忆与一个城市的历史被链接在一条十里花街上的时候,这样的城市和这样的人该是多么地有缘分。

大年三十,整个广州都是花街,连珠江的江面也都飘荡着花街,江水上也飘着花香,五颜六色的灯光映射在江面上,江水浮动云霞般的江花,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变幻无穷。

大年三十,我们这些从海南跑到广州过年的外地人,跟着广州人一道“行花街”,也跟着广州人一样,买了一个据说可以转运的五彩风车。推主祝福我们说:除夕把风车带回家,开年一定走好运。我想,广州行花街的习俗无论怎样变化,人们求好运的希望总不会改变,只要花常开,风常吹,风车常转,广州人的好运就在,幸福的希望就在,生活的快乐就在。